

風  
雨  
之  
歌



思遠  
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 風雨之歌

思遠 著



# 新天親妹姊妹韻



后

鸡  
去

生  
蛋

蛋

「天，又下雨了。」大海告诉了我：「这几天，天总是早上下雨，下午也下雨，一天下到晚，总下个不停。」

「戴草帽去收拾鸡蛋吧？」我说了。

「好。你先去吧！」

我戴上草帽，拿了两个空籐篮，向风雨，向十号的鸡寮走去。路上又滑又难走，但是，我还是小心翼翼走去。

来到十号鸡寮，一排排的鸡橱边，从鸡橱里的鸡，生了鸡蛋滚了出来。就这样，我一粒粒，一步步，把鸡蛋收拾放进篮子里。

收拾好了鸡蛋，把篮拿到办公室去。然后，把拾鸡蛋的数目，记在黑板上。

「一百粒。」我说了。

「你去拾四号和五号！」白民叫了我。

「好的。」

用了差不多半小时多，我才把鸡蛋收拾好，拿到办

公室来。

「那个老板很坏！」小洋告诉了我。

「为什么？」我问。

「他老实爱发脾气，所以，我们工友很讨厌他。」

「小洋，你在这农场做多久了？」

「两个月了。」他说了：「我哥哥做一年多了。」

「你哥哥是大洋？」

「嗯。他比我大四岁，他今年十九岁。」他说着，头上戴一顶小帽子，并且，背心破几个洞，短袖青蓝色而沾上饲料肮脏。

「你没有唸书？」

「有，只唸到六年，小学毕业而已。」

「为什么不继续唸下去？」

「家里经济有限，所以，我只好出来做工了。」他反问我：「立胜，你工资一天多少？」「四块钱。」我答覆他了。

「这么少！」

「嗯。我吃他的，一天三餐，住在宿舍里的。」我问他：「你呢？」

「我起初来，吃自己，一个月工资一百零五块，一天是三块半，近来才加到一天四块钱，我哥哥六块半。」

「哦。」我说了：「这里有好多工友？」

「廿多个。你来多久了？」

「三四天而已。」

「你没有唸书？」

「没有！」

「这农场也有养鸡，养猪？」

「嗯。」他说：「六七个工友养鸡，其余的都是养猪。」

「老板来了！」他看见老板从洋房走来：「我们去做水杯吧？」

「好的。」我跟小洋，来到三号鸡寮，用手指洗去鸡喝水的水杯。

「你妥洗清洁水杯知道吗？」

「我知道了。」

外面雨停了下来了。

「那隻母鸡逃出来了？」我指着不远一隻母鸡。

「下午，收拾完了鸡蛋才抓！」他对我说。

「哦。」我应了一声。

鸡寮外有两棵红毛丹树，树上生满红毛丹。

「吃红毛丹好吗？」他问我。

「可以採？」

「可以。不过，老板看见了妥骂的。」

「那就不好去採它了。」

「老板对你好吗？」

「这还看不出！」

「我刚来的时候，他对我很好，后来，总是爱在我身上发脾气的。好像昨天，我为了打破三粒鸡蛋，他大声咒骂我，几乎要打我似的，使我越来越讨厌他，又不是我故意打破鸡蛋，是我不小心使鸡蛋从篮里滑下来而摔破了。」

「这也不能咒骂你啊！」

「所以，我很生气，几乎想不干了。」他接下去说：「后来，我想到家里的穷苦，只好忍气吞声，继续工作。」

「老板有叫你赔钱没有？」

「起初要我赔，扣薪水，后来，经过老黄工友的带头和老板商量才不用赔。」

「老黄是那一个？」

「你忘了。」他提醒我似的：「他就是每天早上跟你一起去养鸡那个。」

「他叫老黄！」

「是的。」他说：「他的人挺好的，常常团结工友，又不会骄傲，又不会爱发脾气，做工又勤劳，因此，我们工友都很尊敬他。」

这使我想起了早上，老黄跟我从宿舍上农场来，他总爱沉默，叫我来工作，慢慢学，慢慢做。他并且又是一个做了一年多的老经验的老工人。不过，大约他有三十四岁的人了。做起事来有点慢的样子，不过，分饲料给鸡吃，我总是输给他，这应该称他老经验工作熟而生巧，这会做得好又快。

「五点钟了。」他告诉我，「我们去办公室拿了藤篮去收蛋。」

「好吧。」我们向办公室去了。

这时，天空晴朗，白云飞飞，鸟儿在树枝上跳跃，唱歌，好像牠们热爱被雨洗过的大地清洁一样似的。

我们拿了藤篮，各为各自的工作去拾收鸡蛋了。经过大家的团结合作，才把十多个鸡寮的几千粒以上鸡蛋收拾放在办公室里。

「鸡蛋收好了。」老黄问我。

「收了。」我答复。

「我们去抓母鸡，十六号跑出一隻母鸡，十二号也跑出一隻母鸡！」他告诉我。

我拿了一支粗铁线做的钩，和小洋，老黄，三个人去十六号抓母鸡了。

我抬头，看见夕阳西下，还留下一片红光染在天边，美丽极了。可惜我们太做工，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

「我们一人各走一边，这样，我们才会抓到，母鸡才不会跑掉。」老黄说。

「嗯。好的。」我向右边走。经过一边你围我抓，才把母鸡抓回。

「还有没有？」小洋说。「没有了！」我说。

「我们洗好了手脚去吃饭？」老黄说。

「好。」我们去洗了手脚之后，终于走到老板的厨房去吃午饭了。



早上，我很早就下床，洗脸了。并且，走到老黄的宿舍，和他聊聊。

「你不喝咖啡？会饿肚子的。」老黄说。

我倒了一杯咖啡来喝。到了七点多，我才和老黄从宿舍走到农场去。

到了农场，我拿了铁桶，照旧跟老黄去拿饲料来养鸡。直到养好了三个鸡寮的鸡之后，已经九点钟了。

我们来到办公室，洗了手脚去老板厨房吃粥了。

「大洋早上没有来！」老黄告诉我：「所以他的工作，如收鸡蛋，非我们分工合作不可！」

「好的。」

吃完了粥，我跟老黄又回到办公室。

「你去收十号的鸡蛋！」

「哦。」

我拿了籐篮向十号鸡寮走去了。

收好鸡蛋回到办公室时，德生告诉我：「立胜，彘搬鸡！」

「哦。」

他把罗里车驾到鸡寮来，我和他把抓鸡的铁丝网四方形的箱子从地上搬上罗里车，才坐了罗里车到养小鸡的鸡寮去抓鸡。

「小洋，老黄，还有雪利也来了。老板也跟着来。」我说了。

「嗯。很好。」德生说。

德生已有廿九岁了，有妻子儿女的人了。不过，他  
的人做事认真，工作勤劳，谈吐温和，不过，有点爱夸  
口而已。

「你在这做多久了？」我问他。

「五六年了。」他爽快地说。

「你一定有经验了。」

「没有！」

「不过，我知道，他是这里的总管，比老黄低一级

。」我想。

「怎么样，你来了这里做工，还习惯吗？」他问我。

「差不多！」我说了。

太阳已经挂在椰树上了。白云还在飞盪在天空。

「我们进去抓吧！」老板说。

「应该拿一条长木板进去围！」德生说。

我和老黄拿了木板进去里面围，把小鸡一隻隻抓了，拿给屋外罗里车上的德生。

「德生，你把小鸡放在铁丝网箱子里。」我说。

「是，一箱要装入三十隻。」他对我说。

我回到鸡寮里，听到老板在向小洋发脾气：「抓鸡抓两隻脚，不可以抓一隻脚，小鸡会死的。」

小洋听到老板的咒骂，心里虽怒火，但是也是容了下来。

我们工友的合作，终于把鸡寮里的小鸡抓满了罗里车上二十个铁丝网箱子了。

德生把罗里车驾到二号鸡寮，把小鸡抓入鸡寮的笼子里放了。

「德生，」我们把小鸡搬上鸡寮之后，我对德生说：「你驾罗里车的技术不坏！」

「驾车，要胆子，如果没有胆子，很难驾好车子的。」

德生说得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那一样工作不困难呢？只委我们敢於克服困难，一定生活会好一些的。

「你去收拾鸡蛋！」德生对我说：「时间到了。」

「知道了。」我去收拾鸡蛋。

我在农场里，虽然把腿都走酸了。但是，我还是很愉快，收拾完了鸡蛋，我还帮老黄收，因此，老黄笑笑对我说：「你太勤劳了！」

「不！」我说：「这是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的。」

「我看，你太辛苦了。」

「这是工友们的工作，大家必互助，友爱才对。」

老黄还是笑笑。

我想：「我们农场，不是有好多事要做吗？只委我有能力，我应该为工友们出力而做。不过，我爱学习老黄的勤劳精神才可以呀！」

### 三

「我头疼，下午想不干了。」德生告诉我。

「这里没有药丸？」我问。

「没有！」

「老板肯给你休息？」

「不肯！」他说：「我们这场规，是姦我们天天工作不能休息，如果休息，没有工人养鸡、猪，当然，牠们会饿死的。」

「新年呢？」

「新年照旧姦做。」

「你没有回家去？」

「有。晚上吃饱饭才回家去。」

「哦。」

「你去十二号扫鸡吃饲料！」

「好。」

每天下午一点多，我们就开工，我和其他养鸡工友一样去扫饲料给鸡吃。

扫好饲料之后，我把一隻死鸡装入胶袋，放在屋外，等一下给工友拿去丢掉。

「小洋，我们去扫鸡棚！」我叫他。

「走！」

我们向鸡寮走去了。

「我妈生病了。我姦请假也不可以！」小洋说。

「那太野蛮了。」

「我真想不干了。」

「你还是那句老话。」

下午，放工，我们工友，去小洋的家坐，并且，买了一包水果给小洋的母亲吃。

「不必了。」小洋的母亲说。

「不！这是应该的。」我说了。

原来，大洋，小洋和母亲三个人住而已。

「你父亲呢？」我问。

「死在海里。」大洋伤心地说。

现在，我才明白，他们俩个兄弟在农场工作，养一家，实在不易呀！

天渐渐墨黑下来了。

「我们妥回家了。」大海说。

告了辞，我们回到农场宿舍来。

「如果他们经济有困难的话，我们应该帮他们才对？」

「对的。我讚成。」

这时，大海唱出了歌：

「大地虽黑暗

天边闪鬼影

但是，我们不怕

不怕狂风暴雨

我们工友

心连心

手牵手  
在风雨里  
迎太阳而歌唱  
唱出美丽的春天来……………」

「好，唱得好。」我们大家拍手叫好。

「大海，叫我们唱？」小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跑来了。

「好。来。」他走入宿舍的桌上，拿了十多张歌纸，分给我们，教我们唱歌了。

歌声响亮农场。

「快睡！明天要做工！」老板穿黑袄，白大衣来了。我们不听他的继续地唱。不久！电灯熄了。

「谁关电？」我问。

是谁呢？我们大家心里明白，谁干的坏事，因此，我们只好上床去睡了。

#### 四

早上，我还听到一边做工，一边哼出了风雨之歌的工友，原来是老黄。

「老黄，歌词你不会唱？」我问。

「不熟，晚上我在练习一下，可能就会唱了。」老黄对我说。

「什么时候回到马六甲？」

「还迟。」

老黄是因为在马六甲，工资少，生活苦，才到星加坡来做工的。每个月的工资都寄了去给他的妻子女用。他是一个省吃省用又不会乱花钱的好工友。

「在马六甲住好吗？」我问他。

「好。不过割胶工资一天三四块钱，不够吃！不比这里好。」他笑笑地说了。

「我把这座鸡寮的饲料分好了。」

「你做事很快，很好。」他说：「不过，你要小心，不妄把饲料倒在地上，万一老板知道了。可妄咒骂你，受一肚子气了。」

「我知道了。我们老板好兇，如一头妄吃人的大狮子，恨不得吃下我们。」

「你可怕起他来了。」

「我才不怕他咧！」我说：「他有什么好怕，只不过，他是这家农场主人，妄不！」

「妄不就不会做我们的老板了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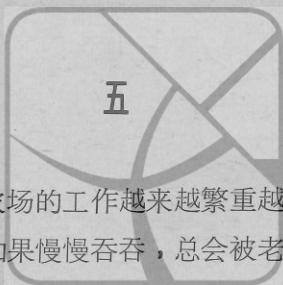
「是的。」

「有什么好笑？」老板从办公室不远走来。还好他没有听到我们讲他，如果听到一定锤心肝，开除，或把我们咒骂一顿的。

「没有！」我说了。

「快去扫十四号鸡棚！」他一下命令，我马上去扫了。

屋外，下着毛毛雨了。



这几天来，农场的工作越来越繁重越来越多了。因此，做又委快，如果慢慢吞吞，总会被老板瞪白眼，或大骂一顿，那才冤枉咧！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工友，就是受到老板指挥，听命令。老板如总司令，我们如小兵，如果不听指挥，总会受到处罚的。不过，我们才不怕他咧！

不过，老板用的手段，我们工友已经体会到了。他用软的也来，硬的也来，真是使我们难於应付啊！

「不过，我们可以怎样看他对待我们工友？」老黄说。

如果老板委开除一个工友，我们大家不干，那些老

板的猪、鸡，总会白白饿死，那才坏人有坏报咧！

不过，老板用的手段，我们工友已经体会到了。他用软的来，硬的也来，真是使我们难於应付啊！

「不过，我们可以怎样看他对待我们工友？」老黄说。

「好吧。」我说了。

养猪工友，亚五，李三，严民，大忠，天火，他们每天晚上都来和我们在一起学习唱歌，真是热闹极了。

但愿，我们工友的团结，生活会更加美好起来啊！

现在，农场里，每一个工友，差不多教会唱出「风雨之歌」来了。

这应该归功於大海教导有方，才会使我们工友进步的这么快，这么迅速。

但是，近来，德生很少来找我们了，跟我们一起唱歌了。

这是为什么？或者是他头脑有问题？思想佔满了私字，把公字弃在脑后？

唔！这也不一定！何况，近来，他又不检考自己了。自己的思想毛病又生起了。如果，他有思想毛病，错误的思想，我们怎么去改变他呢？

为了这一个问题，我跟老黄商量了。

「我们去找他？」老黄对我说。

「好吧。」

我们在路上走，走到了德生的家。

「德生在家吗？」我问德生的母亲。

「他不在家！」她问：「找他有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他去那里？」我问。

「和老板出去了。」

「不要紧！我们回了。」

离开德生的家，走在夜下路上，我对老黄说：「他变了？」

「是的。」

「怎么办？」

「只好找他谈？」

「他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和我们对立？」

「这也不一定！」老黄说：「明天中午约他下来宿舍谈？」

「唔！」我点点头。

老黄走入宿舍去。

大海在宿舍里走来问我：

「老板为什么近来对德生这么好？」

「这一个我那里知道！」

「我看是德生在我们背后讲鬼话？」

「这也不一定！」

「我看德生並不老实。」

「为什么？」

「为了钱。」他说了！「钱可以使一个人把灵魂卖尽。」

「那不是人！」

「对。那是鬼。」

「好了。」老黄走来插咀：「别吵了？」

「全是你不好！」我怪他。

「睡吧？别吵了。」

熄了灯，我躺在床上，还看见天上的月亮咧！蚊子还在唱出吃人的血「音音……」的歌。

我讨厌蚊子死了！

闭上了眼睛，睡去了。

## 六

「德生，中午来宿舍找我？」我叫他。

「我没有空！老板叫你去？」

「哦。」我应了一声，向办公室走进去。

「你来了？」老板说。

「近来，你做工吃蛇？」老板又说。

「我没有！」

「以后，如果再吃蛇，小心你的饭碗？」老板说：「知道了没有？不姤和老黄他们在一起，他们会教坏你的。何况，你又是一个新来的工友，所以，我原谅你这一次，出去做工？快？」

我走出办公室。心里十分忿怒，一定是德生在我背后和老板勾通，想来破坏我们工友的团结，真是卑鄙极了。

收鸡蛋时，老黄问我：

「德生姤来吗？」

「不！他不来了！」

「为什么？」

「我那里知道，他的心搞什么鬼？」

「中午，我们来商量吧？」

「好的。」

「我通知小洋他们了。」

中午。

「我看德生已经被老板收买去了？」老黄说了。心里十分伤心，在脸上表现出来。

「那么我们损失了一个好人。」大洋说。

「是的。不过，只姤我们有耐心和他谈，我看他会变好来的。」老黄大声地说。

「希望他会变好。」我说了。

大家都希望他会变好来。不受别人的指挥，向我们的对立。

## 七

「德生，你做什么？」我放工吃饱饭回到宿舍来，看见德生在我的吊在砖牆上的衣服摸搜，看我来想妥溜掉。

「表。」我抓住他的手。他偷了我的表。

「拿来！」我抢回我的表，他生气走了。

为了他的名誉，我把这件事当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第二天下午，老板找我了。

「你为什么不计收多少蛋？」老板问我。

我看了黑板，吓了一跳，是谁擦掉一条呢？这使我奇怪了。难道是德生他干的吗？

「你忘记记下？」老板又问。

「我有记下嘛！」

「为什么少了一条？」

「这我那里知道。」

老板把我骂了一顿，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一定是

德生他干的！一定是他想害我，姦我滚蛋，他姦破坏我们工友的团结，我忿怒死了。

「德生呢？」老黄问我。

「不知道！」我说了。

「他拿了我的皮包。」

「什么？」我吃了一惊：「为什么他拿你的皮包？」

「是小洋看见的。」

「他拿你多少钱？」

「今天的薪水他全拿了。」

「真大胆。」

「我看他无药可救了。」

「我们白白损失一个工友。」

「这有什么办法呢？」

几乎，老黄滚出泪水来。

「这该怪什么人呢？」我问。

「这该怪的是他自己本身，个人主义在作怪，私字冒出头上来。」

「但是，他又不把私字打倒！」

「不是！他为了个人利益而损人利己，把我们兄弟都丢在一边不理了。」

「这是非常痛心的事。」

我推开窗，望着窗外，老黄对我说：「我看德生不

会在这里住太久的！」

「为什么？」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为了怕我们，他会一走了之。」

「嗯。」

我离开窗，坐在椅子上。

「姦是我找到他，我一定会原谅他，只姦他改去一切不良坏习惯，以及检考个人自己的缺点。」

「他如果会检讨个人自己，我相仗他不会变成这么自私自利了。」

「嗯。」老黄说：「你说得对，不过，他一定是受到一些坏人，不择手段的毒害的。」

「难道是老板？」

「也不一定！」

「可能老板姦把我们旧工友一个一个开除掉。」

「这也不一定。」

「我们最好让大家来商量德生的事。」

「也好吧。」

「我看，老板这一方面我们姦加以注意不可了。」

「是的。」

我去冲了一个凉后，回头来坐在床上，看书了。

## 八

「你没有回家？」老黄问我。

「没有！」我说：「反正家里又没有什么事，所以，我才不回去。况且，这里工友们的事多得很，因此，我非留下来和大家工作不可！」「嗯。」老黄说：「你说得很对。」

「现在，我相仗风雨之歌，大家都会唱了。」我说了。

「是的。」

「这是好现象。」

「走，上农场去。」

我们在晨的太阳亮光下，向农场去做工了。我们迎风雨而上进奋斗。虽然山路崎岖，但是，我们不怕一切艰难万苦，向前迈步。

养了鸡，把几隻死鸡拿去丢掉了。

「老黄，大洋也再变了。」我对他说。

「不会！」

不出我所料，大洋学抽起香烟来了。

「你抽烟？」老黄讲他。

「……」他把香烟丢了。

经过我们工友劝告，他才不再抽香烟了。因此，我高兴极了。

「德生来了？」我对大家说。

「叫他来？」老黄开口说了。

「好。」小洋向前跑去。

「我不去！」德生说：「我没有脸见人！」『为什么？』小洋把他拉来了。

「工友们，我错了。」德生承认自己的错误地说。

「不紧要！只要你承认错误，痛改前非，我们工友们会原谅你的。」老黄说。

「可是……」

不可以原谅自己的德生，变得自卑感很强极了！

「不紧要可是了。」

「我知道，一切是我不好！」

「不是自己妄做的。」

「难道，还有别人？」

「嗯。老板把我骗去赌钱，然后，我输了，他们把我扣工钱，害我没有钱生活。」

「所以，你才偷我的钱？」

「……」德生点点头。

一个犯上错误的人，必需检讨自己，以及让大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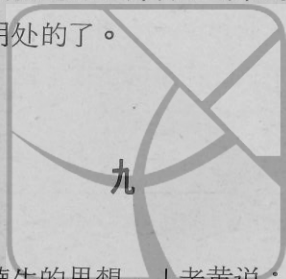
批评他，改造他的思想，使他以后不会再犯到错误。因此，老黄准备开一个会议，并且，对大家说：

「今晚，希望大家来开会？」

「好的。」大家说。

因此，工友们去做工了。

老板在办公室里，心里不高兴极了。因此，他在想办法，用手段，给工友们不能团结一致。但是，他出什么手段，我们工友们绝对不会看不出来的。因此，他挖空了心思也没有用处的了。



「为了改造德生的思想，」老黄说：「我们委他讲真话？」

这时，德生在灯光下，大家面前，宿舍里，站了起来。

「我过去犯上一些缺点，好赌，自己没有主张，所以，才会受到别人欺骗，因此，希望大家严厉的批判我？」

「为什么你会受骗？」为了找到根本的原因，因此，老黄站起来说了。

「因为他们迫我。」

「你可以不理！」

「我受不了外因影响。」

「所以，你才会如此。」

「——」

「你忘了书本里的黑白吗？」

「现在我明白了。」

「这么说，你最好还是要有理智？」

「我以后不会了。」

「那很好。」老黄说：「希望大家一个个起来批判他，改造他的思想。」

「好的。」小洋站起来说：「他只为个人自己享受，忘了，才抛弃了工友们。」

「所以，」大洋也站起来：「希望他不会再犯到过去的事，因此，希望他现在向我们保证？」

「好。我向大家保证，假如，我再做和工友对立的事，会在马路上被车撞死。」

为了改造德生的思想毛病，缺点，因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尽力而为，批判到底，所以，德生觉得太对不起工友们了。自己感到伤心万分极了。

「我希望你会再学习向上？」我说。

「好的。」德生说：「我会看一些好书，我不会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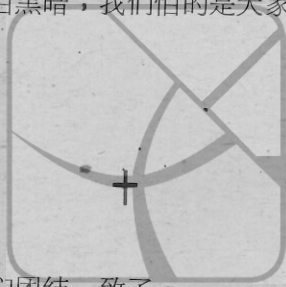
记大家对我的愿望。」

「这就好了。」大洋也说。

「我们都是工人，如果不团结一致，反而会被别人看不起！」我大声向大家说了。

突然，电灯熄了。

「虽然，电灯熄了。不过，不紧要，我们的心的灯，永远亮着，我们在黑暗里，找光明，找出路，找希望，因此，我们不怕黑暗，我们怕的是大家如散沙，怕建不起高楼来。」



德生跟工友们团结一致了。

老板妒忌我们了。

水龙头开大一点洗手，老板也骂，工作辛苦休息也瞪白眼，使我们讨厌极了。

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因此，生活过得愉快。

农场里，工人没有增加，鸡寮却加了三四座了。一座有两三千只鸡，因此，又增加工友们的工作了。

「我做不来了！」我对老黄说：「我一天早上要养那么多鸡，收那么多鸡蛋，手酸脚痛，我走不去了。」

「休息一下吧？」

「老板在看我们？」

「怕他什么？」

「叫他加请工人？」

「他不会的！」

「不会？那么，我们不干好了。」

「不干！不！我们可以三天不养，不收蛋，那么，他们就非答应不可了。」

「嗯。」我说：「那么，我们今天晚上通知工友们？」

「好的。」



「养不完的鸡，

收不完的鸡蛋，

扫不完的鸡棚；

生活这么苦……」

「立胜，你刚学写的歌词？」老黄问我。

「嗯。」我点点头。

「借我看？」他把我手上的歌词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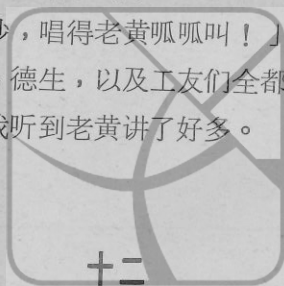
「早晨养不完的母鸡  
中午收不完的鸡蛋  
我们的汗水  
一滴滴结成鸡蛋  
生活这么苦没着落……」

老黄一边改我的歌词，一边唱，因此，我听了高兴极了。

「唱得好。」我拍掌叫好。

「不！唱得妙，唱得老黄呱呱叫！」小洋，大洋也来了。还有大海，德生，以及工友们全都来了。

在电灯下，我听到老黄讲了好多。



第二天，老黄去向老板商量了。

「不！不行！工人已太多了。」老板大声说。

「好，我们全都休假三天。」

「什么？你们造反，要害我的鸡饿死？」

「我希望你多请一两个工人。」

「这一个——」

后来，老板只好答应下来了。

这一次的胜利，给工友们更加团结一致了。因此，晚上的电灯也不会自动关了。不过，老板每天都找好多事给我们工友做，也找更多的工作给两个新来的工友做。

「工作太多了。」大洋向我说：「我做不下去！」

「别急，慢慢做，不过，我们不是机器，因此，最好别做过份。」我说了。

「但是，老板说我做太慢了。」

「叫他来看！」

「不一定他在用办法想开除我先？」

「我看，他是不敢的！」

「他对我们工友有用手段！」

「只委我们做得对，不怕天塌下来。」

「今天早上，在给鸡打针时，我的手被母鸡的爪，抓了几画，流下血。」

「以后工作委小心。」

「知道了。」

「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

「好多了。」大洋笑了。

「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真是辛苦，吃不消！」

「不委紧！」

「德生来了。」大洋说。

「德生，你欠人家的钱还了没有？」我走去问他。

「还了。」他说。不过，心里有点不高兴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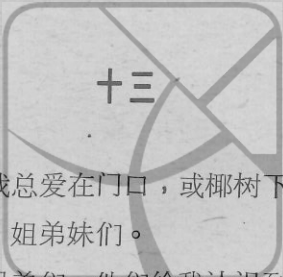
「还有没有欠人？」

「没有！」

我把抄好的歌词交给他们了。

虽然，窗外还下毛毛雨，可是工友们不怕风雨吹打的寒冷，一个接一个都冒风雨赶来了。

这使我高兴极了。



### 十三

每天早上，我总爱在门口，或椰树下来回散步，想一想家里的父母，姐妹们。

我更爱工友兄弟们，他们给我认识到了好多事情，以及生活情况。

我更加明白到，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妥协？为什么妥协工作，奋斗？

每天早上，养鸡，收鸡蛋，给鸡打针，种痘，以及搬鸡等工作，使我熟悉多了。

农场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工友的痕迹，血汗！甚至，每一只鸡，鸡蛋，或猪都有参入我们工友们的血汗！

我们爱生活，爱劳动的一群，並且，在劳动中，我们认识到劳动的意义。但是，我们毕竟知道，老板对我们如利用工具一样，可以用就用，老了丢在一边！这使我们多么不愉快呀！但是，我们总希望老工友也可以退休而生活，不会饿死才对呀！

近来，据报纸上说，牛奶粉涨价了。因此，大海向我们说：「我的婴孩，一个月要加十块钱牛奶粉的钱！」

真的，近几年了。世界上的食，用等货物，那一样没有涨价呢？这使到我们工人的经济更加穷多了。

#### 十四

这几天来，我爱看一些理论的书，如哲学与人生，社会学之类的书，使我更加明白到，自己的知识，不断进步多了。

「老板，讲我们工友懒惰？」大海走入宿舍，告诉了我。

「什么懒惰？」

「他说，我们扫鸡棚不扫好，要扣工钱？」

「这是找籍口？」

「所以，我知道。」

「並且，还骂我们，鸡蛋放不对地方，损失了老板很多钱。」

「老板的目的是赚钱。」

「所以，他在挖空心思，还不是为了找更多的钱。」

「不过，我明白了。」

我们谈了好多事。

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是存在残杀之间的，如人与人，国与国，互相为了个人的利益，在互相残杀，只有不愿被杀者，才会反抗起来！

## 十五

「立胜，」老黄对我说：「你得多休息，别一直在看书？」

「知道了。」

我休息了两三天，不再累，不再疲倦，精神好多了。

「你一定得多分什么时候工作，看书，休息，别为了工作，看书，损坏了身体！」

听到老黄的话，我已经计划好生活表了。因此，日子过得好快，一个月很快溜掉了。

这一天的晚上，大洋跑来告诉我：「立胜，老黄被

车撞倒了。」

「什么人的车？」我急忙从床上跳下来问他。

「好像是老板的弟弟的。」

「老黄呢？」

「在医院。」

我穿好了衣服说：

「我们去看他？」

「好。走。」

我们到了××医院，找到陪老黄来的大海。

「车主抓到吗？」我问大海。

「逃走了。」大海失望地说。

「一定是老板干的！」

「嗯。这也不一定。」

「走，我们去找老板。」

「不！先看老黄再说？」

「好的。」

「医生走出手术室出来了！」

「医生，那个受伤的人，严重吗？」我走去问医生。

「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医生说。

因此，我们看了老黄之后，匆忙赶着回家去了。

## 十六

「老板，你可好了。」我忿怒地说。

「什么事？」他还假装不知！

「老黄受伤了。」

「什么？残废了？」

「没有残废！」

「最好叫他回到马六甲休息。」

「为什么？」

「我们不喜欢他！」

「什么？要他辞职？」

「嗯。」

「办不到！」

「你可别忘了。」

「忘了什么？」

「我丢他滚。」

我们工友听了很生气，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老板商量，怕炒鱿鱼，因此，我挺身而出向老板说：

「不行！」我大声说：「为了老黄，我们不怕你们。」

「好。」

「如果你们迫老黄走，那么，我们只好三天，甚至一个礼拜不养鸡。」

这一句话，吓倒了老板了。

老板已经答应不赶走老黄，并且，还妥赔偿老黄的被车撞倒的损失。

下午，我们去医院看老黄。

「立胜，你做得好。」

老黄握住我的手。

我看到老黄高兴极了。

大家也高兴了。

是的。我们的团结胜利，是永远不完奋斗的了。

老黄可以走路了。

他的伤口好了。

在一个早上，我陪老黄出院了。

早晨的太阳迎接了老黄，向老黄微笑，欢迎。这使我想到了风雨之歌：「大地虽黑暗，天边闪鬼影，但是，我们不怕！不怕狂风暴雨！我们工友，心连心，手牵手，在风雨里，迎太阳而歌唱，唱出美丽的春天来……」

（七四，七，二十六日脱稿）



# 風雨之歌

思远 著

新加坡德能律 688号 D

理想帝品印刷公司承印



1974年9月出版

定价：70¢